

苏翊鸣夺得单板滑雪大跳台铜牌，集齐奥运会金银铜“三色奖牌”

“今天，最值得为自己骄傲”

存运 **现场**

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苏苈

北京时间2月8日凌晨，当苏翊鸣稳稳落地，转身望向大跳台终点区的分数显示屏时，一场长达4年的“卫冕之战”终于尘埃落定。168.50分，单板滑雪大跳台铜牌。他抱住雪板，双手合十鸣谢观众，然后给自己竖起了一个大拇指。

苏翊鸣虽无缘卫冕，但以米兰冬奥会的这枚铜牌叠加北京冬奥会的金牌（大跳台）与银牌（坡面障碍技巧），达成了中国冬奥史上首次单板滑雪“三色奖牌”（金银铜牌）的成就，也是单板滑雪奥运史上首位集齐金银铜牌的运动员。

赛后混合采访区里，面对长枪短炮，这位一周后将步入22岁的“老将”逻辑清晰，语气平和。你很难在他身上立刻找到4年前那个一飞冲天、意气风发的“小栓子”的全部影子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淬炼后的沉稳。

“今天，最值得为自己骄傲。”他的话坚定而有力。

扛住压力 集齐三色的“老运动员”

“你知道吗？带着卫冕冠军的压力回到赛场，还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，我是最值得为自己骄傲的人。”

苏翊鸣的“骄傲”，有充分的理由。在单板滑雪大跳台这个“卷”到史无前例的奥运赛场，这枚铜牌的含金量，丝毫不逊于4年前北京的那枚金牌。赛前技术分析已指出，本届赛事进入“超旋”时代。4年前，两个方向的1800转体足以夺金；4年后，预赛有9人完成1980（空中旋转五周半），晋级门槛飙升。决赛中，稍有瑕疵便与奖牌无缘。用“惨烈”形容这场巅峰对决，并不为过。

在这样的高压下，苏翊鸣的征程始于一次“心跳骤停”。预赛第一跳，巨大的压力让他动作失控，重重摔在雪板上，仅得22分，排名一度跌至末尾。然而，随后两跳，他迅速调整，接连完成高质量动作，以第四名惊险晋级，展现出顶级运动员的“大心脏”。

决赛中，他第一跳便以教科书般的“内转1980”拿下88.25分，先声夺人。

真正的考验在第二跳。他挑战了反脚内转的1980，空中姿态完美，却在落地瞬间手部触雪，73.75分。这个分数远低于他预赛完成同样动作时的85分。尽管第三跳拿到了80.25分，但毫厘之间的微小瑕疵，在如此“内卷”的竞争中，直接决定了奖牌的颜色。

“如果有一个完美的落地，今天的分数可能会领先。但比赛就是这样，有很多不确定性。”谈及那关键的“一点”，苏翊鸣没有找借口，语气平静得

像在复盘一场训练，“我不能说如果怎么样，因为比赛已经结束了。”

赛后，苏翊鸣真诚地向新冠冠亚军送上祝贺。“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在一起训练、比赛……他们今天展现了全部实力，每一个努力的运动员都值得被尊重。”这种快速消化情绪、理性看待结果并真心赞美对手的能力，让记者感受到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。

“昨天看名单，我才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出现在两届比赛决赛中的选手。”苏翊鸣笑了笑，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，“我一直把自己当小孩子，一看大部分人都比我小，我已经是一个‘老运动员’了。”

从初中生牛犊的挑战者，到被追逐的卫冕冠军；从孤勇夺冠，到在“地狱难度”的竞争中站上领奖台。苏翊鸣的骄傲，源于他扛住了身份的转变，扛住了技术飞速迭代的压力，扛住了预赛的惊魂一刻，最终，为自己，也为祖国，拼下了中国代表团本届冬奥会的首枚奖牌。“身披国旗，代表祖国站在领奖台上，是一生中最神圣的事情。”

还是那个小孩 但肩上多了责任

4年，足以改变很多。当记者问起与北京冬奥会时的自己相比有何不同，苏翊鸣的回答呈现了一种有趣的“矛盾统一”。

“我内心还是一个热爱单板滑雪的小孩子，还在追求自己的梦想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眼中有光，那是对雪板、对腾空最纯粹的爱。

“但唯一不同的是，我有了更多的责任，希望能够以身作则，去感染或影响更多人，推广单板滑雪这项运动。”

令苏翊鸣欣慰的是，他不再是“孤军奋战”。“这次对我来说并不是



苏翊鸣在颁奖仪式上
新华社发

孤军奋战，还有三名队友，其中一位是女选手。这项运动在我国的发展并不是特别早，我们能以飞速的状态去提升，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。”他为中国滑雪新生动的涌现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父母现场观赛 教练是身后的山与港湾

比赛当天，苏翊鸣的父母就在现场观众席中观赛。

“在父母面前，我永远是最脆弱、最乖的一个孩子。”谈到父母，苏翊鸣的语气瞬间变得柔软，“我从小因为父母的原因热爱上单板滑雪，他们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支持着我、爱着我。我真的很幸运，有了世界上最好的父母，他们是我最大的支持者。”

他坦言，赛后见到父母，情绪上可

能“很难控制住”。“希望能在他们怀里享受开心的时刻，和他们一起庆祝。”亲情，是他在竞技体育的残酷世界里，最温暖的底色和最强大的后盾。

教练佐藤康弘也是苏翊鸣背后最坚定的支撑。比赛结束后，佐藤教练紧紧拥抱了他，并对他说：“我会永远在你身后，我爱你。”这句简单直接的话，让苏翊鸣感触极深。“他对我支持和陪伴很难得，陪伴我度过高光时刻和低谷时刻……一路上都有他在我身边，让我感到非常安心。”这对师徒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教练与运动员，更像是携手的战友与家人。

话题转向一周后即将开始的坡面障碍技巧比赛。苏翊鸣的神情明显轻松了许多，带着一丝笑意。“现在，终于不用再扛着卫冕冠军的压力去对待比赛了。”他幽默地说，“坡面障碍，压力应该给到那位卫冕冠军，我只想好好享受接下来的比赛。”

《我的朋友安德烈》：不存在的名字



投稿邮箱：
xindazhongyingping@163.com

新名字的故事

这份记忆的基点是两个名字：安德烈和李默，一个热烈一个沉默，热烈激活沉默，沉默抚慰热烈。这种“双生”的设置与刻画，非常贴近青春友谊题材电影的经典创作模板：两种气质互补且拉扯，最终成全，比如《七月与安生》中的双姝。不过这份“模板”在电影中生出一种隐秘：安德烈其实并不叫安德烈，他的真名是安德舜。也许正是这份隐秘，让这个“双生”故事发生了错位与延伸：你如何去记住一个“不存在”的人？

李默初见安德烈，是在安德烈与班主任争辩自己“姓名”的课堂现场，安德烈有理有据地说：“既然你都知道我这个人，那叫什么又有什么关系？”班主任怒不可遏，安德烈面不改色。“名字”对安德烈来说不只是符号，更是一种自我确认与边界争夺。在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中学时期，面对环境变迁和人事更替，每个人都需要在“失序”中重新找寻“锚点”来确认当下的身份与姿态，安德烈选择的是更改和守护自己的新名字。“名字”是在见识浅薄、尚未独立的认知驱使下，自我内寻所能确认的“终极存在”。

比起安德烈的激进，李默则显得茫然无措，但内心的渴求也迫使他必须找到自己的锚点。因而，随着座位调配，二人日益亲密，李默不由地选择走向安德烈，把他当作生活的锚点，李默和安德烈就此形成一个虚实相间的稳定关系。

不过事与愿违，李默最终没能去成新加坡。他们二人赖以自洽的关系开始松动，这种松动并不是二人关系的决裂，而是安德烈选择以“自我毁灭”的方式来拯救李默，他决定告发班主任徇私舞弊，只是他没有想过：李默是否能承接住这份“毁灭”？

失序的锚点

正因为李默从未找到自己生活和内心的锚点，所以他不曾也不敢直视自己的“阴暗面”，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恐惧了然于心，才能更明晰地去追求心中所愿。他的生活里只有积极开朗的安德烈，没有幽暗压抑的安德舜，那个被隐去的安德舜，随着安德烈的离去，开始如幽灵般逼近李默，让他背负起安德舜积压已久的苦难与伤痛，甚至是他的“死亡”。

为何安德烈会遗忘李默？因为那个死去的、完整的安德烈从未现身，李默所认识的安德烈是安德舜的积极面。李默从未让自己勇敢地去面对真实的安德舜，告发孙老师徇私舞弊的事件之中，李默选择了沉默不语，安德烈揽下了所有罪责；在安德烈遭受到其父亲的虐待时，李默也只敢躲在暗中窥探。这种习惯性的沉默让李默在此后的生活里不断加强一个信念：自己是悲惨的，需要被拯救的。因而他难以自我代谢伤痛与绝望，即便与成年安德烈相遇，他的姿态仍显得委屈、冷漠、易怒，他拒绝成长，更害怕再度失序。

与记忆有关

李默和安德烈的关系，实则影射出我们每个人与“记忆”的关系，我们如何安置记忆、处理记忆，最终和记忆达成怎样的因缘关系。通过和幻想中“成年安德烈”的相遇，李默层层深入，敲开记忆之门，同时也终于直面自己内心的创伤、执念与留恋。电影中使用了诸多意象来描绘“记忆”的形态，在少年时空里，空镜头扫过城市中的街道、小巷、钢厂、火车、枯草、澡堂，虽破败垂枯却被镀上了淡淡的暖金色外壳，灵韵尽显。尤其是澡堂里昏黄潮湿的场景，水汽氤

氲，人物在雾气中变得模糊、潮湿，像记忆里无法对焦的轮廓：你以为抓住了，手掌却只握到一层薄雾。

与之相对的，是父亲工作的厂房里凝滞的时空和无法推开的厚重铁门，体现出“记忆”沉重与迟滞的一面。

当李默终于推开那扇沉重的铁门，和幻想中构建的安德烈告别后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始终是“记忆”的旁观者、写作者和叙述者。记忆就在那里，是他自己举步维艰，迟迟不肯找到新的锚点，成为自我生活的承担者。自此，李默和安德烈的身份完成了最终转换：李默不再只把安德烈当作锚点，而开始把他安置为记忆的一部分，是可以被承认、被放下的部分。他们再也不需要假扮和隐匿，无论是安德烈还是安德舜，无论是热烈还是阴郁，李默都会在今后的生活中一并承载。天色将明，电话里传来姑姑的催促声，李默语气平和，继续驾车朝着家乡奔去，电影在这里给出一个更为开放的态度：回到现实，诚实地面对自己，找回自己的记忆。

影片末尾，是全班合唱《明天会更好》的场景，镜头逐渐推移到合唱队伍的背后，安德烈静静地坐在那里，一言不发，只是凝视，它会永远成为一位见证者，在李默心底的幽深之处静静旁观。歌声渐起，歌词在这一情境下显得饶有意味，‘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’是时候睁开眼睛，面对真实而瞬息万变的世界。未来仍会有许多看似“不存在”的记忆在生活的某个时刻回响，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它们？

文/刘凡



扫码获取《新大众影评》更多内容



《我的朋友安德烈》海报

微评

谁还没个“安德烈”啊？那个活在青春记忆里、自带光环的“显眼包”朋友。你后来才懂，你怀念的或许不是他，而是那个敢把名字一扔、说“这就是我”的狠劲。而你，总得只在回忆里借他的光，假装自己也曾那么“烫”过。电影扒开了一种人间真实：我们有时用友谊当遮羞布，盖住自己没活成的模样。——李三思

这电影太“东北”了。冷飕飕的天，热腾腾的澡堂子，还有心里那点憋着不说的事。哪是讲朋友啊，是讲咱这儿的人：感情越真，话越搁心里忍着。等想说了，人可能早不在了。——张易

钢厂、澡堂、灰扑扑的街道……这不仅是青春片，更是东北那一代人的影像志。“安德烈”的叛逆和李默的压抑，底色都是20世纪90年代下岗潮带来的家庭失序。他们的友谊，是两个孩子在时代震荡的余波里，试图为彼此搭建的临时避风港。——林桦

太绝了，用“全身发痒”来演说不出的崩溃。记忆不是你想忘就能忘的，它会从身体里跑出来。李默不敢面对的过去，身体替他记住了。这比哭喊高级一万倍——真正的痛苦，往往不是眼泪，是那些查不出病因的生理反应。——何蛮

第十九届粤澳杯首回合以2比0战胜澳门队

广东队12分钟“闪电”制胜

羊城晚报讯 2月7日，第十九届粤澳杯足球赛第一回合比赛中山市兴中体育场进行。凭借夏睿智和布尼亚明的进球，广东队在主场以2比0战胜澳门队，先声夺人。2月10日，双方将移师澳门展开第二回合对决，决出最终的冠军。

粤澳杯足球赛自2001年创办以来，已成功举办18届。赛事秉持“以足球为纽带，促进文化交流，深化友谊合作，推动协同发展”的核心宗旨，不仅是高水平的体育竞技盛会，更是深化粤澳两地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。

广东代表队由恒大足球学校2008梯队球员为班底组成，前广州队主帅刘智宇担任领队，他们曾获得2025年中国足球青少年精英联赛(U17组)全国总冠军。尽管刘佳乐、艾力、王康睿等主力上调国字号球队，张小打且阵容不整的广东队仍凭借默契配合掌控局面，并在开场阶段闪电进攻取得完美开局。

第9分钟，广东队夏睿智禁区内接应左路传中、倒地抢射打破僵局。3分钟后，临时从国足U19归来的攻击核心布尼亚明在左路突破后传中，造成对方后卫林永乾禁区内手球，布尼亚明主罚点球命中。第41分钟，布尼亚明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在左路上演“一条龙”，可惜最终单刀射偏。下半场，广东队不断调兵遣将维持场上攻守强度，澳门队在体能下降后很难组织起有效攻势，最终2比0的比分维持至终场。

广东队主帅杨昌鹏赛后表示：“球队目前处于从青年队到职业队转型的新阶段，粤澳杯比赛很有锻炼价值。对手是成年队，身体素质等方面占据优势，我们赛前抱着向对手学习的心态去比赛，我认为第二回合球队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”据杨昌鹏介绍，球队将在第二回合采用轮换战术，让更多球员感受粤澳杯的魅力。

本次粤澳杯首回合赛事吸引了5000多名球迷到场观战，创造了近年粤澳杯和中山足球赛事的上座率新高。

（柴智）

收视率一路看涨

《太平年》如何俘获年轻人？

2026年初，由华策集团出品的历史巨制《太平年》在央视一套、爱奇艺、芒果TV、腾讯视频热播。截至目前，CVB收视率一路上升至破3，全网播放量近7亿次，社交平台话题阅读量超38亿次。

这部聚焦冷门历史、台词文白相间、叙事厚重的剧集，成功俘获了大批年轻观众的心。凭什么？四个密码成为破圈关键！

密码一：

《太平年》成功的第一个密码，在于完成了一次叙事范式的巧妙转换。该剧将镜头牢牢对准钱弘俶、赵匡胤、孙太真等具体人物的内心战场与命运抉择。学者何天平指出，这是从宏大“史观”到具体“人观”的转换。这种以共情为桥梁的叙事，极大消解了历史的时空隔膜，让年轻人得以“代入”而非“仰望”。

密码二：

总导演杨磊“用现实主义态度拍历史”的理念，核心在于“去脸谱化”，这恰好击中了当下年轻人反感简单二元对立、渴望理解复杂人性的审美取向。

剧中对历史人物的塑造极具现代思辨色彩。曾背负骂名的桑维翰，其行为被置于乱世生存与政治理想的复杂动机中重新审视；历经数朝的“官场不倒翁”冯道，其争议人生引发了关于乱世中个人操守与生存智慧的激烈讨论；“食人”军阀张彦泽的暴虐，也被呈现为“武夫当国”时代的悲剧。

密码三：

当剧中各势力忙于合纵连横、争霸天下时，主角钱弘俶思考的却是“怎样才能不打”。其最终“纳土归宋”的选择，核心驱动力是“利在天下者必谋之”的家训，以及对百姓安宁的务实追求。这种超越个人权位、家族荣辱，将苍生福祉置于首位的价值观，契合了当代年轻人对社会责任、公平正义的普遍关切。

密码四：

《太平年》电影级的实景拍摄、考究的服化道、充满美学意境的镜头语言，提供了不亚于任何流行文化化的极致视听享受，满足了Z世代对内容质感的高要求。更有趣的是，剧中精良的历史细节和文言文台词，激发了年轻观众的“考据”热情和知识分享欲。

毫无疑问，真正优秀的严肃内容从未远离年轻人。一部作品若能足够真诚地叩问历史、观照现实，便能跨越时空，在年轻观众心中激起深远回响。这不仅是《太平年》的胜利，更是一次内容创作本质的生动回归。

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